



虎溪漁叟集卷之十五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行狀

穀城令署襄陽縣事緝滢李公行狀

穀城令緝滢李公以王事殉襄陽難公始之任由岳達荆沂
流至穀庚辰冬代纂于襄以二子元善元嘉受業于清因偕
元嘉先往襄公方鞅掌簿書相見欣然寓衙甫二旬大盜襲
城陷之公慷慨身殉焉諸子以公愛清最深臨難不屈惟清
最悉乃屬爲之狀公曾大父魁春贈官中憲大夫大父日文
萬曆丁丑進士仕至雲南督學副使父仲渙以諸生入太學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一

公諱大覺字覺之號緝滢幼齡負奇名不苟就弱冠遊庠食
餼年二十六乙卯鄉薦結志沉澹識者欽之迨公車屢上
見知春官者再幾得復失遂索一蘊于華容既至見學宮傾
頽亟請修葺捐俸以資村瓦朝夕訓誥首以文章行誼風厲
學校故課士有錄教士有規當事重公遂委署安鄉地連洞
庭民苦漂溺乃預爲堤坊邑兼屬禮宗支素橫公以正折之
釋篆歸父老啼壺臥轍已卯秋闈蜀聘至兩臺交推以公應
之鎖院衡三得士皆名俊是時教職秩未滿例得上計偕而
却議竟題公銓補穀城矣穀城爲大盜窟穴誅屠最慘蒿艾
成林人所辭避公聞命怡然就道始至其邑無城郭無居人

買小舟以蒞事經營數月假一敝廬編茅飾土稍葺其地遺
民逃散者風聞漸歸扶病濟饑遂慶安宅招集既衆請葺復
城池雉堞皆興大師入蜀拒陝運餉惟艱由襄達卽水道經
穀漢灘險急米多折沉當事委公轉運接濟軍需公多用小
艇載至保康不滯不損時米價如珠保康收報偶誤公詳覈
有餘冊送報明心膽潔白如此運餉將完城池稍就方議移
民入城忽襄令缺愛公者謂不宜棄新刈之蓬藿試久因之
盤根而難公者必欲強之兼任及縮襄篆見儲修久空馬政
廢弛訟獄煩多賦稅疊逋兵荒交困棘手莫支皆苦心經營
兩臺並推其能有飲露凝霜爲霖作楫之譽且柰監司卻守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二

朝暮批牘細及錐刀莫不强公代鞠動爲掣肘一切城守未
雨之防不得獨斷夫襄陽古稱要衝兵爭重地自賊入豫楚
撫之以理院威之以總鎮故道府雖或泄泄寇猶知避自理
院以罪誅天子赫然震怒下詔罪已親命輔臣授之尚方節
鉞賊聞稍警爲輔臣者但宜中居襄樊彈壓四境兼便江南
之餉賊窺豫則搥豫窺楚則搥楚奔蜀即搥蜀分命大將出
師視賊強弱因地建牙委任而責其成功期于殲厥蓋不出
千里而呼吸可通賊皆在吾指顧中矣是時獻賊已不滿萬
子瞰其營壘良然柰何以總鎮八萬之師撤守與安無用之
地既欲阻其西歸不思賊燄方張豈有脫然退走之理即令

西走俞以一丸塞函谷足矣何煩駐軍預待駭其耳目彼固
從者豈肯入而就制乎徒使籬籬虎落無故內潰又復不察
輕身自提弱師尾賊夷陵幸其饑斃豈知賊反乘虛闌入正
月洛陽陷于闖二月襄樊陷于獻襄福二王皆殉是時襄變
起倉卒隻兵莫呼公受任日淺復事權牽制雖時時登陴鳩
衆極力固守而憲丁內叛焚殺慘天勢至無可奈何公猶獨
騎驅馬親督餘民并釋獄犯迎戰卒之單弱不敵賊知公賢
不忍加刃但推墮奪馬而去公知獨力難支即入署訣曰危
城猝陷烈燄蔽空襄王闔府被執矣又報張道臺鄭節推被
難矣民皆枕尸填衢詎應孤身冒陣巷戰以死但職居長吏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三

不能自裁徒爲亂賊魚肉不亦輕朝廷乎因釋戎弁正衣冠
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願以死報更書文山先生詩于紳曰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遂肘印登望峴樓奮袂
絕脰語不及私時崇禎辛巳二月四日也清等從仲宣樓下
踏戶而出避居樊河未幾樊又陷賊騎馳突兩河襄民皆死
鋒鏑斃民則不意其潛從白鶴灘以渡遂無所逃數萬生靈
盡投河而死時熱敵撲舟幾不自免回望城中火三日不絕
泣爲言曰公骸爲賊焚矣閱五日賊退公弟大學偕通府過
君周屏披樓下瓦礫得餘骨僅數節丹心炯炯獨未盡也印
存一角玉中圍二銅印鑰二俱存襄之逃餘士民無不哀慟

臺察郡紳皆臨奠并歛錢以賻事定議祀公于名宦今上方
敦重名節特遣中官王裕民赴襄察錄死事之臣榮卹有加
公之忠烈在一時矣異時史官載筆紀公之節與巡遠二公
並傳公之忠烈又在萬世矣享年五十有二初娶樂繼娶楊
生男元善元嘉元義元幹女子三意致公之死者篆也篆盡
爍則無以表公之忠故三方俱鑄而一方猶存公之永不死
者心也心既灰亦難以表公之烈故五體俱化而一片不滅
是皆英靈護惜豈偶然哉公生平敦孝友尚廉潔謹然諾慎
交遊嘉行不可縷數今獨錄其大節以見于篇用佐國史之
末

忠烈傳

卷之二十一

公之忠烈在一時矣異時史官載筆紀公之節與巡遠二公
並傳公之忠烈又在萬世矣享年五十有二初娶樂繼娶楊
生男元善元嘉元義元幹女子三意致公之死者篆也篆盡
爍則無以表公之忠故三方俱鑄而一方猶存公之永不死
者心也心既灰亦難以表公之烈故五體俱化而一片不滅
是皆英靈護惜豈偶然哉公生平敦孝友尚廉潔謹然諾慎
交遊嘉行不可縷數今獨錄其大節以見于篇用佐國史之
末

公之忠烈在一時矣異時史官載筆紀公之節與巡遠二公
並傳公之忠烈又在萬世矣享年五十有二初娶樂繼娶楊
生男元善元嘉元義元幹女子三意致公之死者篆也篆盡
爍則無以表公之忠故三方俱鑄而一方猶存公之永不死
者心也心既灰亦難以表公之烈故五體俱化而一片不滅
是皆英靈護惜豈偶然哉公生平敦孝友尚廉潔謹然諾慎
交遊嘉行不可縷數今獨錄其大節以見于篇用佐國史之
末

先考行述

公諱毓祥字衷孺世居臨川之虎溪里公生而服勤幼無外傳惟以家學相承自魯大父顏山公以莊朝恩薦起家洎大父承顏公藏書頗多故一庭師友篝燈聚鬲熒熒如也及長而先伯考長孺公振起於時公與弟和孺公亦先後餽卽學時邑令桐城劉清水先生較士於青雲峰得人爲盛然每見輒問三劉誠重之也癸卯省闈受知高安卜公稱其文清新俊逸中皆憬然獨悟首懷以入薦會有抑之者僅第乙榜隨闕水竹居於溪後延致生徒公與長孺公互爲出入友教諸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五

士學舍濟濟弗能容也值大常傳雲中先生筮仕海澄延公於塾以子占衡從遊以育弟女配清聯嫻海署甫歲餘而承顏公病亟強起以慰家人曰吾待文子視舍耳公心動馳驅戒道食不及咽至則猶得侍醫藥者五日纔訣別焉人以爲孝感所致公寢苦次痛孝養未備一慟而仆遂伏枕不起僅以麻經梘身泣弗絕聲不踰旬日淚盡而殞矣嗚呼哀哉先輩徐球王先生輓公謂涉千里而從父以終人盡銜哀吾獨知乎君之樂益相知之素者公狀貌魁梧奇偉行不轉瞬里巷男婦望之辟易教授諸士盛暑必衣冠危坐反覆開陳退而一室自理從外聽者無論咳唾不聞卽筆墨几席之間寂

無聲也門人祝伯似仲和昆弟及其兄同社文彙先生引相
者規之曰此一入定禪宗正非世儒所及耳故其爲學專以
莊靜爲先及門詰難學庸微旨公曰性命雖窮源之論貴專
屬於修道立教之人吾儒未達宜於修身齊家克盡其道身
苟無過進研於格至誠正生平大節自是可觀齊家雖未及
遠然治平之業俱基此矣吾但能盡其所可爲者至於過與
不遇則非吾之所能爲也當其因顧養而動念也則有若無
三釜仕難解千鍾悲之吟而其樂天知命也則又每曰人生
甘苦渾無定識得源頭到處安操此以往是以動履咸宜生
平無非禮之色非義之財自謂吾於齷齪所入僅供饋粥無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六

不獲者稍有意外營托便弗遂意凡此非天之厄我正天之
所以愛我也又謂大聖大賢則縱意所如莫不合度若吾儒
依倚聖賢雖一言一動事宜簡厥躬所謂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故於本集中詳釋大德不踰閑以自砥以爲小德出入
正未可恃此即先生之絕筆也公生隆慶辛未九月十二卒
萬曆丁巳十月廿三日享年僅四十有七所著竹史集詩歌
賦序甚富而於修身教家語錄尤備往往傳布所存集本以
棟焚倉卒抱救無人遂與藏書俱燼今無隻字則不孝之罪
也公門人傳占衡僅採其名入藝文志中今修郡邑二志公
與徐球王先生皆採入篤行及名賢傳然公之嘉言懿行去

今幾五十年鄉族長老時時稱頌不衰又豈待言語文字之傳始著哉亦以見夫噫噫者雖偶晦於一時而其特立獨行必有歷久而彌光者此事理之固然也公歿時二子命清命揚僅數齡耳徐孺人年未三十慟幾絕者數猶忍死以待須臾則爲清兄弟耳已而竟嘔血卒屬二孤於長孺公臧孺人教養愛均己子尤世所難云今命清生孫男女某某曾孫男女某某命揚生孫男女某某曾孫男女某某以公道德淳深天或將必昌其後乎愚小子何敢望焉

處士劉承顏先生傳 楊懷初先生諱應律撰

自太史公抑處士爲無奇士始羞言貧賤夫天有少微地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七

有盤谷人有夏黃綺里闡丘鹿門之倫苟其人實行可風係於世教非眇小已處士何負於天下而少之哉作劉處

士承顏先生傳劉處士名有典世爲瑤湖虎溪里人湖以東劉爲著姓自御史公起中葉衣冠之盛甲乙閭左隆慶初顏山先生舉茂才異等對大廷陞太學聲華藉藉起諸薦紳間處士其冢子也故別號承顏云處士質任躬行不務枝葉初授博士業輒罷去不涉其涯獨其天性仁孝動

合準繩曩先生以選士應順天鄉試嘗再入都下處士皆以身代僕用力用勞靡所不至先生或過督即忻然受命不擇事而安之人以是知處士有德然未睹其全也已先

生遭危疾久困牀褥飲食臥起皆不能自支處士周旋扶掖不啻左右手疾革哀號骨立以有老母在不敢自毀奉其母丁孺人洎二子長孺衷孺以居當是時家故食貧二子方在髫髻往先生操行高潔不諧於俗至是里中兒皆環向側目齟齬百端處士不茹不吐不以貧故折節自念家世業儒弓冶在廟日討二子程督之師友之饋不靳所出不給則減產佐之產且盡意不爲動蓋攻苦十餘年家徒壁立乃始爲甘菑計辭母遠遊無何忽心動亟趨歸子舍母孺人且喜且譙曰賈不千里不良柰何以阿母故出而遽返是時孺人固無恙僅數越月忍毒發乳間其初如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八

累粟以爲無害召醫者視之則大絃云以毒在心胃之間法將不治當其累粟此越人所望而返走也處士計倉皇莫知所出則號泣呼天請以身代久之毒果潰流血不禁處士淚與血俱竭雖劇暑穢發滿室未嘗離瞬息膝前即母之中衣廁楡皆躬自浣滌不更他手母曰兒休矣柰何自苦處士曰兒爲母苦無恨脫不諱雖欲長爲母浣滌得手孺人既終堂處士悲慟逾節呱呱爲孺子泣不能成哀二子跪請曰大人幸自愛縱不肖無能爲解謂先生遺體

何處士曰固也先選士抱奇弗祿吾母舍辛茹楚終其天年乃翁孺劣無能顯譽其親不寐有懷屬爾孺子子能幹

父之盡底幾藉手以報地下不然乃翁真負罪死爾言泣數行下二子亦感激奮策金昆玉季標軌名流則處士有以成之也論曰予觀劉氏三世而有慨於天道焉夫天道如水窪則盈之亦如橐籥翁故張之顏山先生以茂才起家彼睇眎通顯猶掇之耳乃竟厄一第徒以空名走天下不究其才處士躬行孝友隱而弗耀有先民之程鬱勃而伸兩方嗣起則劉之世澤先生以不盡之用遺之處士以隱德培之也今處士年始耆而長孺求孺靈蛇在握頽脫世囊覆且暮取青紫於昭譽命處士行且身被之是先生不盡之用取贏在兩生右券在處士乃其素履無咎孝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九

行可風雖終身布衣榮于華袞矧又美有令子以顯譽之也語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其處士之謂乎予故爲論文

其事以俟惇史

鄉先哲楊懷初先生諱應律著述如林皆原本經術典雅矜貴聖水苦心購求頗稱

盈帙茲篇其一也不孝貞傳向祥其爲先曾祖母壽文入先大夫集中矣今喜李君復出此稿足徵美玉精神必見于山川可稱快哉

先妣行實

嗚呼清不能以一日之養事母於生而忍傳母之行實於久破之後乎今母捐世已四十餘載矣使母生而存則猶七十餘齡也今族之孀妯有長母數歲者有長母十餘歲者猶東樂無恙也而母獨茹荼以歿雖不孝清家運方衰以先考弗

稱教母絕粒嘔血不欲一日久留於世也固其所得於天者
獨虧歟抑天既與以純淑之質貞烈之操使完其大節以歸
則不得復死之壽考所謂受大者固不可以取小雖天地猶
難兩全歟然而終天之恨亦何能以自己也母爲同邑西瀛
徐公中女作配先考上有承顏公唐孺人在堂內有伯妣臧
孺人相助爲理外則長孺公兄弟洎諸子皆雖難以孝友相
先母上奉滄隨內具葵鹽佐先考于無缺是時伯考二子已
長婚娶俱畢先考獨艱於嗣承顏公憂之屢勸納副室弗從
迨先考年踰四十連育子兄弟二人之心始慰無何倅遭丁
已十月之變既哭翁又哭夫頓清兄弟犢犢恐難以有立也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十

曰吾不如從夫以殉更可無負於後耳一時嘔血灑地昏昧
不醒衆婦掖之以甦勉治喪具終以予兄弟故不忍割絕乃
復強理家務數年伯考足病顛連二兄食指已繁乃分爨以
居所遺業僅十畝清兄弟復就蒙師饋俸莫繼母更扶病以
起廣育雞豚勤親紉織舍旁隙圃獨與弱婢早而灌晚而鋤
於是孳畜則皆肥澤織作則皆盈機果蔬則皆滿把賓師所
供取諸手澤具足柰外家邀其歸寧將脇以改醮母窺探其
意辭色俱厲不能發聲久之外家但遷怒於予兄弟曰此秦
養者終庸庸耳守此何爲母低頭愀悵而已是夜未達曙蹴
予醒曰爾聞昨外人之言乎蓋欲寒予之操也爾若弗類吾

此死矣清幼訥且哽不能應但感憤而泣母亦泣不孝清將
放聲大哭母復噤之恐達於外相抱以待且母遂托疾不起
急昇以歸時先塋葬家東山僅隔一湖母歸登壟大慟嘔血
愈劇時時祝死以遂同穴之願頃之血淚俱竭因顧予兄弟
曰不能爲爾耐矣乃托先伯考妣付之遂奄然逝矣嗚呼痛
哉母生萬曆戊子七月廿一日卒癸亥正月十一日享年僅
三十有六與先考合葬東山清自束髮躬修惟先伯考妣及
先考妣四傳時時繫念當時志期大行得假一時名碩手筆
發前人之耿光使世知予父以哭父而亡予母以哭夫而亡
綱常節義所關垂世立教者甚大不獨區區以勢位爲榮瘁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十一

而壯志不肯苟就辭祿退耕至於今亦已矣憂病纏胸垂老
將至倘先朝露誰爲表茲幽潛以故揮淚含毫不能復待畧
寫其概以俟後之仁人君子附諸紀載誠後幸云

血性文字十分真摯

令世交子讀之流涕傳識

先伯考行述

公諱發祥字長孺號孺唐幼聰穎鬚試冠童子軍督學者極

賞之曰此一夕千里駒也即以科舉入闈自是闈塾水竹居
教授生徒門人日進先考衷孺公叔父和孺公并從兄弟濟
濟相屬並餼於庠一時才名蔚起人每稱之爲三劉云吳司
馬繼疎先生以諸子受業蘄陽唐御史一鵬千里延接闈塾

以待是時倭難方殷羣議封貢御史商之於伯對曰今國家
兵力方盛豈難殲此小醜沈惟敬何人乃敢挾小西飛以爲
重哉遂奮然抗疏及御史沒而始歸公生平不知別營一利
惟以兄弟筆耕館俸廩餼之所入旌賞賣文之所獲以理家
計裕如也時先考之容嚴嚴備舉冷然如秋氣之肅物見者
莫不畏之公則敦厚委蛇煦然若春景之宜人見者無不愛
之蓋同體而異稟若是公生平輒試高等受上賞無虛日故
太常傳雲中先生輓有兄才十倍莫敢與京之句及至闈卷
則每幾得復失九應鄉試累擬入呈卒無一遇豈其命之不
猶耶予家自勉齋公以一經相垂歷今七世在庠者莫不食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十三

餼惟曾大父顏山公以莊廟覃恩得晉於廷與郭青螺先生
年誼敦好却議優以壯縣而弗竟所用餘皆求一明經發跡
而不可得清即不第年四十餘當廷對矣而又甘心暴棄惟
公享年七十有二宜若可待而英年補餼僅隔一間但得增
廣豈一瓊之寒世所薄而不屑者得之亦有命耶昔人謂昭
烈在蜀其臣如諸葛關張龐統法正趙雲馬超之輩無年踰
六十者譙周七十餘矣獨閔廕不任朝事與公年加四豆而
不得一廣文以老何異豈家運與國運盛衰固有同然者耶
公雖以弘才艱於所遇猶幸生當太平終身未涉家政前有
父而後有子皆代任之故於錢穀登放之數權量出入之宜

之風後以足疾艱辛獨居小樓日作蠅頭楷書旋寫旋讀士
之載酒問字者踵至或預饋釀資後乃執經問難公盡誠樂
告人人曠若發蒙講畢而先伯妣隨出醇醪脩脯列綠樟流
水之旁歡酌而罷熙熙然忘其置身於鳴琴鼓篋間也至於
清從幼孤愛之尤篤於子每閱一藝稍進即拍案豪呼曰吾
祖吾父吾弟有起色矣蓋厚期於不肖者如此然清有慨於
天道焉先考雖抱奇賞志以歿而子兄弟孫曾振振獨公長
子命英業儒久歿僅遺孫同芳今將年四十羸甚十餘年前
清以世講故受金於揭制府公經營其婚娶已生男矣又母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七

子俱天今姪亦亡次命傑有子賀亦天今耄矣就食於清者
有年一縷之緒竟絕子將以次子嗣之天之報施善人又何
如耶一女孫配同鄉戴姓有爭其產者過控道府塔羈重獄
將更拘妻逃匿予家哀號剝膚矣申雪於院一訟五載始活
二命空予產五百餘金助其費旁觀者竊笑以予父子爲癡
予曰自幼孤而先伯考妣教之養之今遺一孫女忍令相隨
獄死而不救異日將何面目見先伯考妣於地下乎雖喪予
家奚悔且凡可上報二人者雖捐頂踵猶爲之區區長物云
乎今傳予伯而并及其後之成替者如此以志清之報伯者
未盡而有懷於中者蓋無時而能已也公生嘉靖甲子正月

初二日卒甲戌正月廿七日享年七十有一葬東山臨終清
跪請遺命於榻前公無他語但曰吾祖父兄弟世守青湘見
賓禮於有司數矣然未嘗妄以一字侵鄉里清曰謹受教是
以數十年間愚父子因親族發憤或反見累至於一身恩怨
半字不擾公門皆遵公遺訓云

先伯此行實

仁孝之言讀之
垂弟貞傳識

孺人撫城臧桐麓先生之猶女也先生爲昭武大儒孺人幼
孤撫爲已女方其設教於郡之擬峴臺及五賢祠四方之士
旅至先伯因負笈從焉時孺人且及笄以慎擇良配無所許
可及伯考就館羣弟推爲上座先生因顧問曰爾長矣曾娶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十四

乎伯考曰昔聘于徐而未及迎先生喜曰子吾門之劉嗣也
吾先兄有子舍子其誰娶之遂卜婚焉及孺人于歸居家婦
列上事曾太姑丁孺人及承顏公與唐孺人無間然久而得
清母徐孺人爲助已而姑唐構厲乳病數年劇甚母以隻手
調湯藥扶臥起內供織飪外奉親賓所任煩難非人所堪年
二十餘連舉二子漸教養之有成其後丁唐兩姑繼歿承顏
公嚴以理家是時伯考兄弟和於外孺人妯娌和於內衣服
飲食羣少長同之不別彼我一門之中雖雖肅肅凡同爨者
三十年不聞有詬誶聲是皆母德先之也晚伯考多疾母委
曲事之不倦計門內自三從昆弟而下同堂者凡六家無論

大小病者母掖之產者母抱之有吉饌則曰母治羞也有凶
穰則曰母佐具也合戶男女競皆呼曰母云母自逮事曾太
姑孀以及見清抱孫一身周旋於家者凡六代矣而於愛不
肖尤深清生二歲徐母已孕子弟甫奪乳即就母寢食或當
食而母不在即悲啼不食當寢而母不眠即悲啼不寢母固
無可如何然愛之愈篤也計母年六十髮凋落矣方觴之懼
無以得其權心因跪而進曰母上壽而清無以獻傷哉貧也
今頂髮垂數尺剪益母髮可乎旋割一握深委地進之於母
母果大悅竟觴至七十而伯考先兄俱喪母悽然清適遊襄
陽遭寇難落拓而歸益無以厚奉母壽母弗罪也方望其八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五

五

旬可待而豈知其不及乎嗚呼哀哉清中年慷慨從志得優
游出入制府幕中疏薦史館已被溫旨趣音促召入覲因戀母

未忍絕裾遂力辭焉母雖老強力不衰遭大亂數年予挾之

以登山涉遠尚能勝步雖依於次兄而就養於愚兄弟者爲
多蔬食菽水淡然稱甘至今追思何可復得也母生隆慶辛
未七月七日卒己丑九月廿一日享年七十有九與伯考合

葬東山

祭文

祭揭大司馬蒿菴公文

嗚呼海焚山浪日掩天昏倫銷彝歇網解紐混真儒命世顯

虎溪漁叟集卷之十六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墓誌銘

中憲大夫兩浙司憲前兵戶二科給事中行之鄒公何
恭人合葬墓誌銘

諫官者一時之得失係焉萬世之公議存焉言及聚興天子
改容事關朝廟宰相待罪責至重也流及既衰亡軀犯顏之
士少背公植私之徒繁蔽頑間黨別東西禍延君父山二三
大臣私授喜怒于臺諫望風旨者少致入奏是非謬亂本于
鄙夫患失馴至喪邦哀哉然則臺諫可罷乎非也亦顧其人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六

何如耳當二帝時吾臨有臣最著總院易公延頸盤水感動
風雷聞撫朱公而晚乳蠟幾雁不測太丘丘公西臺不避權
貴雲岑傅公駕栗特糾羣閣治君傅公抨擊烏程而杖斃龍
圖曾公黨排宜興而削官至于正色登朝又有行之鄒先生
獨揚風烈焉公受業義仍陽公首拔于滄徬哀公舉萬曆壬
子鄉薦成天啟乙丑進士趨避璫饑乞假南歸戊寅始授中
書旋晉南科御史改比昭異罷也歷任兵戶值中外交江上
專以修練儲備四事責難羣工修練屬兵垣儲備屬戶垣故
睿算特簡公知無不言值邊警旁午公謂大將不必會推詐

經畧于本鎮副將以下大帥酌量才治咨部題補庶裨信更

謝頌文五經獨躍公以五經下世三仕惟七破家扶國沉族匡君

八載綿曆百折驥雲麻鞋謁帝賜劍提軍建牙烏道吹角轆

門貌貅十萬獻馘千羣桃花水燮柳葉風勻據鞍慟哭馳檄

崩奔泉枯箭盡虹乳血噴燕囚建獄激濁揚芬千支壘壘赤

伏堪論嗚呼哀哉慘矣烈矣聞公被難擲盃指噴預卜死期

聖陵拜謁臨刑剌心口加銜塞雷動聲鳴晴光溢黑委形昂

捐精靈無射魂其來歸鑿茲一穽

自祭文

嗚呼觀人于始定論于終百年有盡真我無窮文擒猛虎酒

及修虹丹鉛獨撫琵琶各宗東臯田父西塞漁翁長嘯歸寢

美漁叟集

卷之十五

其

自祭文

自祭靈無推器其來歸鑿茲一穽

皇朝拜謁臨刑剌心口加銜塞雷動聲鳴晴光溢黑委形昂

捐精靈無射魂其來歸鑿茲一穽

崩奔泉枯箭盡虹乳血噴燕囚建獄激濁揚芬千支壘壘赤

伏堪論嗚呼哀哉慘矣烈矣聞公被難擲盃指噴預卜死期

聖陵拜謁臨刑剌心口加銜塞雷動聲鳴晴光溢黑委形昂

捐精靈無射魂其來歸鑿茲一穽

深上嘉納之又言課吏不急保障而急繭絲民生必促保舉
不先寒素而先貴胄濫倖必多時議免朝覲而令捐輸助餉
公抗議爭止守科例久廢公獨持議被入省值大雪上微行
召六科惟公在上嘉之命中涓賜豚蹄酒果未幾乞外補浙
江按察司副使予媿傅雲岑常曰鄒行之賢人也守科予昔
亦欲爲之恐其違衆若他人已受主眷孰肯出春明一步耶
故乞外尤難予不忘長者言今忝與修志即採補入丁父憂
歸卒後室廬被焚獨全公極人以其爲異恭人誕生仕族淡泊
自甘組紉織紵靡弗親理內德茂焉公享年七十有一恭人

享年八十有六合葬

銘曰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六

二

置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拾遺推汲補缺尊
樊起居便殿轉對輪班忌諱弗憚天威霽顏近光賜拜脫躡
雄籜橫流滄海神虎掛冠兩劍歸浦雙鷺同駢麟魯野騎
蹴秦關隴榮楸樹氣壯河山杳杳乎漆室之齋喬慄慄乎樵
採忍誰採

孝廉周公孟侯墓誌銘

事之所可致者人也其必不可致者天也天能予人以富貴
福澤之具而人或不欲以佳致之寧辭榮而處于寂天亦遂
若厄其人使不得一展于亨途而卒賈其志以死則原其所
以致此者天乎人乎予友周君諱分封字孟侯世居劉坊甲

善大父某大父某選貢父某業儒公生而穎異就童子試即
冠昭武軍列邑諸生文益奇邁每爲拙目所嗤然遇識者輒
令督學蔡雲怡先師見其文即訝曰此驚鴻耶游龍耶嗣遇
廣成侯師愈加拔擢按其卷有樹入牀頭花來鏡裏之譽是
歲崇禎己卯太史馬素修先生得公文大快讀終五策自謂
不覺俯首至地乃錄魏科計備一上旋值國變謝絕世紛不
求聞達語及人倫忠孝節義之大輒涕泗交集含饑束腹廢
誦不息經年足不履市務期著書立說有以自見于後世故
雖歷坎坷而不悔由其所操者定也卒之失意之遭動相抵
觸雖放懷高遣寓于歌咏游衍之間而悲纏胸臆感憤沉淪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六

三

竟復鬱鬱難以自已爲公生平詩文遺藁甚富皆散失惟所
梓蓼彥詩三十餘首可傳惜帙少難于單行云甲午季冬望
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三易箚囑諸子曰志予墓者
惟劉子不愧盍徃索焉予因畧舉其苦心實行以鐫于石并
爲銘曰

淵云從峭屢移特者操矢弗迷豐其抱蹟于時天乎入乎疇
爲爲之而吾又將疇與之悲

虎溪先生佐二齋胡公修邑志
特爲周孟侯先生立傳全讀此

誌則風采爲
不亡矣傳識

故都僉協鎮分寧管理營務傅公任君墓誌銘

公諱朝俊字任君世居撫郡西之虞潮生而穎拔幼遵勸旌

孝行從祀鄉賢贈翁會川公之嚴訓一庭師友互相劇切稍
長見世變文訐遂厭薄經生慨然有緬睇九垓之志悉取龍
韜石畧玉鈐象占諸書以及星緯月暈防邊阨塞之帙三復
不輟萬曆戊午登江西鄉榜從戎喜峰口外益得縱覽山川
形勢歷盧龍渡榆關雅河谷代之都皆經馬足馳騁一大展
其英氣崇禎甲戌敘邊功登御覽擢授節僉駐劄分寧專統
營務爲寧之間在春秋爲艾城修水之所自出地勢險僻壤
連吳楚伏莽潛滋在昔岳武穆李康惠吳獻臣後先拮据始
獲靖頭久且蒸蒸起矣公奉命兩攝軍民威權伸縮稍得由
已乃肅清戎伍寬嚴並濟程符之警聞聲歛息勸誘農桑贍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六

四

田師資傾俸以給時值旱魃躬禱惟虔澍雨沾足又銅鼓黃
岡諸山寨哨獲劇盜中有侈怒者妄竄一十六人于籍并挾
暮金相投公怒却金皆釋羣枉感激士民鐫頌省院重加獎
勵有監司求賂許以優薦公岍然不屑值仲昂給諫公見國
是方垂黨分牛李首輔得君既專蜀相比之舉朝有烏巴之
目給諫公特疏指斥先帝重違揆宰聊加薄譴乃竟斃之杖
下孰主張是哉公聞變痛深在原曰是尚可戀此一職乎因
決計解組閔居將四十年惟以詩書訓迪後嗣至于賑窮恤
乏掩骼造梁時擣藥餌遍起瘡痍皆得長桑之秘公五舅弟
三兄早卒獨光祿公與公並享大耋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

和言哉享年八十有七五子孫道匡則子兒同亨之子情也
銘曰

望之頎然卽之怡然鷹之攫也戢然螭之約也蟄然縮通綬
以纍纍駕玉螭而仙仙人以爲不易乎世吾以爲獨全其天
孝廉會穆鄧君墓誌銘

鄧孝廉開熙字會穆世居臨川之湖溪里祖諱世卿修德不
仕父諱大綬字弘叔別號貳弘積學淵深早知名于卽省晚
以明經入對家督早彫既壯而孝廉方誕劬雖岐嶷愛抱獨
擊童蒙之業未忍苛擊而天性恂恂自然服習忘倦年甫弱
冠卽遵嚴命從予遊于溪南洙北之間晦明風雨蓋歷載而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六

五

弗違焉自此靈思獨湛謀篇卓然時方遵尚雲間文多鸞飛
亦放尤推淹博爲宗而父學未顯孝廉于四家之中獨慕沈
潛刻秀對此觀堂而神往故其憬然獨悟每有得于意言象
數之表者第其歛聲蓄實恍若葛天之民故生平底蘊世莫
得而盡知而在己亦以不見知爲幸也昔伊川先生謂古之
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人自小學以入大學皆有文采聲音
威儀歌舞以養其耳目氣體故能涵泳以有成今則亡矣予
謂人卽與古爲徒恐耳目氣融之動盪皆所不事獨有義理
以養其志耳三代而後教學弗明遂有九流八儒之論夫儒
一而已豈支離若此者孝廉素學雖不遇夫聖師未躋顏閔

之壞然惟日孜孜惴惴獨尚庶幾篤實光輝日新其德所稱
卜商氏之儒歟甲午夏秋弘翁突遭誣構孝廉幽憂欲泣靜
調禍變渙散其羣時時引罪責躬自傷儒素不能拯親于危
于人何尤乎險平旋入試闈文心磅礴不能自巳翰撰辛彝
卓公世所欽知人能得士者遇所呈卷大加擊節拔置高第
豈非至孝動天有以嘿通其思也哉自是公車稍屈淡然勢
利之外惟購名書以訓後植芳卉以自娛閑戶寂然城闈罕
踐壽雖未臻大耋而優游卒歲諸子復英英翹起也亦可無
恨于化矣生平經三喪而骨立飭百行而無疵可謂真孝廉
矣至於懿德純修多詳于明府丘侯之表與家嗣之行畧余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六 六

偉志其夙夕師朋講習討論相與效麗澤之悅者如此餘不
暇及焉享年五十有七葬某銘曰

雷平之峰歸空之宅爰有真賢厭纏旅逆候顏既冥聆音遂
貊生則南就聚中人懷宴餞之榮歿即北印原上官禁菑荒
之跡

文學丁明卿墓誌銘

憶舊冬暢月吾友明卿初度方成門謝客獨聞子策蹇聲懽
然握手銜孟道故流連信宿不忍判袂今未及期而忽以疾
終傷哉甫聞恸訃寒涕交集君之家仲乃曰亡弟幽壙之文
幸此筆以徵實爰揮毫以就銘公諱晉字明卿世居臨川之

奮里于三昆弟中爲季長秀卿次彥卿後先師子伯考孺唐
公者垂二十年自廢考某先生誦習儒素抱奇早終秀卿以
家督辭學而歸綜持計算出其素脩之緒餘以理錢穀席豐
飽于閭里專課二弟子有成公自少淡于內戀歲時歸省慈
母外無論和寒暑兩端誦于予家水竹居中公倚北窓而哦
予枕南軒而臥漏永燈青談笑達曙奇書獲購從彥兄鑒定
即同手錄記玩弗遺公擁氈夜誦常以一鍼紮厚既藝成不
肯輕出聞督學蔡雲怡先師至乃欣然就試臨金兩邑爭加
拔擢蔡師撫其文學節曰秀骨清神若遠若近應見之羣王
山頭耶遂兩捷而棄其餘此後結塾鳳林始辭余里仍延家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六

七

伯考卒業于復肩隨相祇者久之癸酉王龍友師登之上賞
將餼于庠而弗偶其後廣成侯師予之知遇最深而公家昆
弟翩翩並轡是時年俱壯行業俱英奮發于名心者太盛馴
至時會旋移予辭祿歸耕公昆弟聞之喜曰莫謂予能之予
弗能也恒偕隱矣並乞除學籍被服農衣與耕夫野老權歌
陌上顧予拙于生事代食常窘而公出其緒餘以課耕則豐
盈異舊獨艱于嗣晚而始遇予因私相慰籍曰昔白傅答元
學士謂五十八歲乃有後公今近之然白傅生平有綠樽紅
燭之樂亦有黃蘆苦竹之遭何如退身舍端四維托咏爲快
耶公亦唯唯色豫而豈意自爾黠然竟成賦別語也哀哉公

生而恂恂象貌倜弱及抗節斷義剛天莫踰幼孤而侍邸孺人以純孝事二昆以友恭退廢廿年絕跡城市尚出其方將之學取一第如掬水于河耳乃毅然不欲者士固有特操未可強也公享年六十有一銘曰

寔無名名無寔孰與之爲盈虧物有係化有待爾我弗知醫巫奚知以問乎禹強則得之雖不齊夫數而適齊夫理將以一視夫榮期又况乎厥後之疑疑

游公鍾盛墓誌銘

義友廓洽樊若之父嘗有哭先大夫詩十首傳識

公諱雲將字鍾盛世居臨川帶湖生而英敏孝友因心嵩受業于先考衷孺府君之門時天物無恙志習靡靡臨川四家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六

八

之學猶未大顯而宣城同安蔚爲人宗然宣城理失之淺同安氣失之粗公皆斲然不肖獨恣筆奇矯期于厲世磨鈍主者不識每試輒蹶乃毅然曰此途不競豈無別趨耶遂挾輕貨走萬里不數載而奇贏百倍士之槁項長饑者爭效慕而不可得凡水部權政渙黔湘楚之彥望風推許公雖身在外益飭家人訓迪後進絃誦鏗然弟姪子姓或以制科特召顯或以雍籛郊序鳴而業乃大昌皆公之好尚有以開之也忽值世變中原雲擾資斧彫喪劍履中顧皆置度外惟解纜旋歸自號面剛頭陀日事庭訓飲酒賦詩遠謝勢利今變亂愈

亟獨荷安寧竟享大耋終焉殆得于天者全哉公享年八十

樹本務固樹德務滋面剛性柔行卓壽頤仙仙今大同乎溟
滓云云然歸根而咸宜

誥封大司馬夫人揭母楊太君墓誌銘

夫人將殯虎溪漁叟誌曰母爲金谿楊少塘公女擇配大司
馬公子諸生中由五經成進士歷州部典銓衡荷內德茂焉
滄桑忽變督師命下公與母訣曰吾捐軀矣君奚待母曰濟
則天之靈也不即身殉公曰否吾有孤爾撫之家國均難也
母拭淚曰諾戈戟既撞熱血成丹母子冒霧露侶蛇虎弗濟
也幸遇赦歸長齋茹苦漸長子孫或曰母其晉之王夫人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六

九

晉陵主流歟予曰彼或東節以涕家零或執義以抗王命卓
哉而母且異或曰奚似曰在程嬰公孫杵臼間或曰噫婦也
男之乎曰殆于近之也殆于近之殆于其身之矣嬰曰存孤
各死十五年內今公與母訣二十年矣護藐孤以有立見其
泉而無慚此仁之至義之盡也弗男之奚男諸或曰懿哉斯
誌矣母生甲寅十一月十九日少大司馬公十歲卒辛亥十
月初四日享年五十有八子貞傳奉柩葬金邑大山銘曰
高且裂堅且泐精神貞輝翬赫骨難朽血猶碧予以辟易乎
巾幗

全讀顏氏之推居身治家之訓謂凡人修身立名猶築室樹
果生獲其利殘遺其澤而彙世之汲汲者弗喻也然此非獨
男子事于婦德尤茂焉所以坤美含章妻道與地道臣道並
重明乎數終于十而陽乃窮于九九則不能有終矣必藉陰
數之十以成之猶不敢居也雖成矣而曰無成雖終矣而云
代終凜凜有尊陽之義焉是之謂坤之德婦之順也茲予于
孺人有慨焉孺人金谿周產也嬪于東鄉黎墟王氏逮事舅
姑實明贊見以孝聞其佐野順公也紉絲纂漿以賢聞篤生
三子未成人而遽歌黃鵠矣時天物尚艱他鄉寄跡母日以
劬苦勵諸子於焉伯氏勃興仲叔接跡舊里言旋堂構聿起
虎溪滌叟集

卷之十六

十

規模已宏遠矣母猶謙謙若惕戒止謹言綢繆牖戶內和外
睦早晨雍雍方擬長享修齡不期已厭世矣然生獲孺人之
利歿享孺人之澤子與孫不敢忘所自也至于無成而代終
焉與野翁相見于重泉不亦融融其樂哉予近以訓侶得脫
聆母之音咳因誌其事而銘焉母三子十一孫享年七十有
一銘曰

山高浮玉月冷靈樾幽宮是宅天姥同遊總帷易歇金篋長
留雲衲藉庇綿綿優優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雜著贊傳雜文說

贊

西泠吳仲微眼鏡贊

懸象闡天光汨兩離繼大文發鉞晶丸篔簹珠月琢鬼斧馳西
域矚烟霄眊毫髮功父夜書愈濛長康輕雲可撥將以授副
墨之子固是名之曰朝澈

紫鹿多羅藤杖贊

此太常雲岑公扶老具也予今得之杖頭形類仙鹿

瓦溪漁叟集

卷之十七

不假追琢吻角揀然紫紋耀灼節次糾蟠彼之人珍
鬼面之策坡公恃烏藤之堅果足爭勝否耶贊曰

乾維墜坤軸窳御粟何人支可拄紫鹿鹿白走入寒林
露草豔維摩害脚孰扶顛棄羅侍者在身邊銅環靈壽曷容
先刻烏圓麟胡得焉

呂仙贊為鹿僧作

瞻彼終南千霄萬壺太白武功入雲靡絮至人棲真吐茹日
月鳳目澄渟龍姿鬱勃三世未凝九成丹熱軒轅授圖鍾離
遺訣手拂修髯跳捐生戒一劍西風寒光注雪太華晨遊蒼
梧暮越岳陽樓橫洞庭波澗細嚼麟膏爛醉麴蘖蘭東靈威

使凌瑤闕玉簫流韻金瑟按節鶴唳風疎花茸露結青童
驕侍卽拱闈綠苑紅堂華筵紛列瓊樹長依絳桃霎咽或跨
飛鳧肯窺塵屑城南翠條樓前碧核枕就華胥踏餘焦楚墨
盤琴譜蒹蘆并挈度我長生服芝餐雪迨及百年厭世蹀躞
攜手顛僧同歸蹏脫

第十八尊者渡海贊

瀚瀚濟濟非杯非杖算是九雙得謂無象送者欲返洋兮復
空矣却航子風波一樣招手不答我在坼上

傳

青丘傳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七

二

青丘先生出遊周楚之郊二國之君聞之爭致千金之幣
以爲相先生嘆力不足以存周復於楚彼之也屢拒不能
乘夜出疆止於蒼莽之野天空人寂四望矍然方步月而
療狗聞之惡其音之異也遂噬傷其足跛行數里遇盜分均
復惡形其貪也并折其肱冒險披塗止于逆旅明日弟子往
見之曰噫先生僊矣夫舍二國之專相而特立冥行呵衛之
不嚴華聲之不著是以見侮於非類幾於犯難而行也將殺
狗鋤盜以爲復可乎先生曰噫子何見之淺也夫萬物各有
其性情不能相與貸也故蟲之毒者必螫獸之猛者必據鳥
之攫者必搏吾之不能爲彼奪猶彼之不能爲吾奪也將欲

也之猶且觸之將欲戒之猶且伺之既已不備不戒矣又欲以一人之智求勝於非類其爲智也有涯矣今狗之獬者性吠盜之蹠者質貪彼方順其氣質之所宜而適遇其所拂則我寔犯之而彼豈爲我設哉先生方洗爵更酌嘯歌不輟此所謂悠然自適于其天而物無以撓其寧也

嚙母傳

嚙母者衛之桑間人也與子司馬同系子家世掌天官自太史公感天駟之精生于龍門歷代爲司馬氏母之誕也亦有房星之瑞後徙封于蜀賜姓爲蠶叢氏字之曰寯窳於是漢興已二十年矣帝自代來知母微時諸祥異事將聘納焉太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七

三

后聞之色喜躬治帷薄以待人遂頌之爲薄太后云方春時和帝帥皇后三宮世婦具副禕禮迎母于如八宮遂大親幸母得幸而司馬漸衰太史公因星變奏曰日臣與嚙同族今母驟寵貴而臣族漸凌微矣帝曰朕將禁焉一歲遂不再幸及帝所御慎夫人性素撲見母稍華麗更矯爲儉約以上承帝意帝果愛慎夫人而母浸疎遠出奉園陵時母有子曰絲人因諱園稱爲袁絲以母故嫉恨慎夫人慎夫人恐禍及乃外結洛陽年少賈生等私痛哭上書謂今風俗奢靡庶人墻屋被文繡而娼優得爲后服帝飾陰以指切嚙氏帝弗爲動於是計無何竊議擣砒以毒母俟公桑上進食之母誤服益

服澤無恙慎天人忌愈深不可解復內倚舊臣季布及佞幸
嗣通之子曰營者並得出入近帝營乃出怨言謂帝少恩專
任絲母子而營就棄捐其實絲等蒼黃反覆少素守也時布
守河東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尋賜罷布進曰陛
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罷臣此人必有毀
臣者蓋疑懼母子螫之也帝聞而病之稍爲搖動復厭毋轆
轆思累色漸衰曰趣音足召烹之母怡然自陳曰妾久備機杼
職已盡矣陛下以萋菲貝錦故置妾于理衆又將織成之雖
當禹鑊奚辭卒趨赴如歸帝乃惘然有其後絲等得不廢然
終以母故抱怏怏無由發明其緼一旦天子幸上林皇后慎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七

四

夫人從及坐即署長布席繇積前慎引却慎夫人坐因變色
以諫曰今陛下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可同坐哉獨不見人
豕乎且陛下幸一慎夫人而使中外臣妾不敢曳裾于地臣
恐天下將涼海陛下德意上於是乃悅曰朕始聽絲言鮮經
緯徒亂棼耳今釋之眞純白臣也使朕暇類日消遂并賜母
封邑而絲愈音顯任職今上以李陵故怒予沮貳師下予于
毋待罪之舊室音室迫季冬且不可測居父之益思毋溫和
之德并子絲益如也差以自慰遂得不死云音蠶與馬共泉靈
于房宿此盛則

彼衰故禁原

○蠶食破愈音蠶

太史公曰嗚呼妃匹之際難言之矣文帝於文好莫甚焉儻

洞文母猶以讖死豈非命哉爰繇變色悟主以純故其後綿綿焉今尤盛者爲羅氏叔段氏有緇氏宿沙氏凌人氏九疇氏而其原皆出於有蛾氏

予讀吳中諸先達懋母傳雖以王文恪公之巨手擬諸毛穎殆有間焉吳匏菴先生得意僅數筆耳其餘紛紛續傳則漸不雅馴矣暇中戲遂成此咲前人之未工志已事之若拙予何辭焉

雜文

蜜蜂彈蠱文

今者籠致蜚英禁嚴呵衛臺階寅列軒陛午朝欽露餐風度

水溪漁叟集

卷之十七

五

修松揀尋花採芎砥節河陽釀天下于恬熙濟生靈之苦澗
功高若斯珍釁滅矣詎意爾等漫憐細腰翻驚掉尾原分異
類矜覲同甘宵竊憑凌晝謀攫噬蝗蝻滅於寒隴猶云地宜
蝮蠱戒于炎荒亦從氣兆惟茲橫螫頰爭脆強吸我髓以潤
爾膏肥則肥矣逆天心以遂人欲危乎危乎昨頓雲羅既費
投于殷網今張月斧尚斲戮于防尸

甘蔗覆彈修竹文

平臺勅蔭小臣特進衣青綠使甘蔗泣辨臣聞霜飛暑路茅
茁爲之不芳炎馭並懸弱植因斯城穎物無慘而不瘁行以
美而見疑未有橫雅詬毒碎首沉心如臣今日者也臣雖凡

庸稟形太古葛天八閩衣被同功爰及周秦宗黨繁會自
高擅權指鹿爲馬迫挾臣祖代加覆庇祖雖柔懦立發奸欺
懼觸秦抗竄棲圃數爰及臣身夙承門蔭七葉盛茂差比漢
相卷懷自歎空效衛瑗顧影翩翩未淪逆軌不意今月某日
踰伏舊臺忽聞涓川修竹結連蕙萱加臣無罪橫肆抨彈詳
謫奏陳誇臣攢蓋布影獨見障蔽夫萬類賦形悉化陶鈞仁
育義正資生人情計臣微軀不越尋丈有何蔽隔獨礙乾陽
彼若木一枝旁垂四國山林畏佳百圍蟠陰比跡絜倫詆訶
何極并謂臣無松栢後彫之心更闕葵藿傾陽之職臣益憤
怔騰口懼難竊品彙萬謝榮落隨時天不爲惡冷而輟冬稷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七

六

不能復水而獻種臣獨何德敢傲歲寒責抒忠悃况金商布
節蕙萱先零較董臣身奚分貞脆竹雖堅剛時煩剪伐交枝
搖曳障蔽實繁臣獨何辜偏疑陰翳怨已苛物措辭游移藜
之濫引杜若謬指江蘺事愈非典離等又斥江臯失職快快
雖援覆據荒何情寔昨聚臺階互相證駁竹等語塞借托風
聞推委禍始緣有病葯一枝蕪穢臺前冒名白芷奸逾綠苑
遭臣雜第悉拔陳根釁謀遂深狂譖屢逞修竹不察遽塵袖
贖不知葯本賤植依附蘭陵貪竊梁粟孽彼蕭斯分以餘露
遂乃朝捕暮徙東種西移物理道喪節幹頽然傾陽無誠惟
藹最甚趾蘊崇行火猶非過甚寧僅披舌批根報諸夢藝而

已哉幸際聖遇方隆蓬蒿盈戶草如指伎舍葯其誰語曰荃
蓀欲茂秋風害之賢才欲正讒人傷之臣每讀此不勝慨嘆
不意積毀頓蒙銷鑠今遭誣在理影跡交戰蕭瑟凌寒孤蹤
憔悴雖報國心長操持力軟是以臨風而結誓對雨而悲鳴
也乞加推勘宣明陷枉毋令偏辭得蒙聰聽

帶愛嚴君辨

文云疾風暴

兩臣獨受其摧殘赫日脩威彼不經其酷烈即合修竹與臣
易地而處保護蘭蕙計無出臣右者數語真足爲甘蕉昭雪
可與此文競
爽也漢書

靖萊蟲文

黃葉方槁秋氣初高誅茅而開細隴墾際而布蒞毛遂營荒
圃寒菜滿畦餘瞿色美壽木花奇芸草陽華菁莪具區殆鈿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七

七

擇之爾及忽蠕蚋以微形小蟲無數豈盡知名披根食節引
類騰聲咬闕下之翠茗吮腴有恨齧遙山之紫蕨折幹無英

臣等揚泰壇玉節之靈司少昊金天之約乘無射之中律屆

商風而珍虐怒穴蟄之不俯悲蠖介之未縛憑九達而伏聞

習五兵以相角宵坎掘而行火

姚元之捕蟲法

晨露流而攻藥

凡毒必

籍晨日出則無及矣非子老于圃者不知似侯尸而馬銜類桓睛而烏啄蠖蠖不

逞敢攫爪士之鋒蛻心爭投將齊熊耳之嶽薨薨息鳴趨趨

戒躍蓋既抱茶根豈容復依桂華妾侶籬蛩詎難操於鷓鴣

自爾唐梨宅邊葶靡妍媚青沙徑上菘韭秀掉葵茂芷芬薑

強滿弱朝芽暮撫實繁花灼細雨夢回動鏡歌於秋峙西風

舒勁歡凱捷于樊落臣等馳奏敢稽宣達惟謹奏露布以飛
聞尚有圭撮微勞虬蟬末効徐容紀錄別簿進呈

說

師說

師道之弗尊也甚矣予濡跡於茲也久矣求其至要在於問
難鐘鼓鞀鞞亦必叩之而始鳴也若弟有問非師之博於古
者弗能應焉弟有難非師之精於解者弗能給焉精矣博矣
而爲之師者猶恐恐不敢以自恃以此知作人之難也蘇氏
乃謂知其九而不知其一不如指一之不可測者也此自欺
之學豈可爲訓哉昔文中子講易白牛之溪其徒薛收疑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七

八

象之過多旁有負苓者竊聽對曰辭之多豈惟文王病病於
伏羲氏乎使羲卦不畫三才四序其不立乎白物萬象其不
生乎文中愕然失次及詢其與彼且負苓去矣司馬溫公偶
宿鳴條山寺引諸山叟稚童諭以孝經而講廢人章尤詳中
有一人詰曰自天子以下皆束綴毛詩二句此章獨無何也
公爽然不能置對但謝以其實未曾體驗及此爾二程初入
西川見籬桶匠人檐內攜有周易意頗輕之其人即曰夫子
繫易獨以未濟爲男之窮也謂何二程卒然爲其窘因叩之

答曰三陽皆失位耳遂深禮之夫諸賢皆一代真儒而猶乘
其所勿問於山農末藝之一得竊恃其宿耄偶有臆測即以

矜夸於其弟弟或稍自負亦以片長凌其師究竟所稽未必博而所悟未必精胥失之矣予生固陋稽於古也常隘而質於理也多踈故不敢恃才智以先人而直爲此稟稟也今老矣兼滿目兵戈無窮憂患能免學殖之荒落予是以瞻前修而撫然也

混池

六合之外存而不論此至言也先儒每詳言之言之不足而復連類引證以深明其所以然而於事類之隱者紛而無以要所歸學者所以滋病也即如論及于天地而曰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爲依附又不知依附之外誰與爲郭郭乎即云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七

九

其氣使然而氣又何所窮乎至云混沌之分輕氣浮而重濁下山勢蕩漾若水波然似矣至舉高山之有螺爲據又何迂也夫山巔之有此亦偶然耳依仰子皇極所推堯時當乾之九五今已入姤而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過半矣更歷遞不觀而天地已閉矣豈有混沌不朽之螺壳乎况今海外層層有生于石罅者是靜而胎動也燕鱗或化爲石是動而胎靜也大抵天地之理變化不測莫可端倪不必強爲附會或乃爲眞解乎

小人

嗚呼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原夫陽終於九而遂用九陰終於

而僅用六懼夫小人之浸長過之使不得遽進也故多乎
之儼慎不宜妄與之爭蓋彼之氣勢倍於正人而後敢以仇
夫正使小不忍而驟撓其鋒末有不至於敗者若乃獨尚乎
中行靜伏以俟天意之自定可也即不然而固吾君子之交
乘隙以除之可也吾觀今之濟惡者始皆有恃以不敗及不
旋踵而潰且決者罔或堤之也或問小人何以至此予曰不
觀之山木乎豫章栢植根深固歲寒不彫其餘柔脆之種
枝葉雖茂而今實已落矣今之小人或侮斷無耻或陰謀毒
螫既彰其外矣甚且人倫道喪引鏡自醜乃反道以誣正人
顧盼根株能不頓成朽腐乎君子際此惟凜凜自修使遊氣
虎溪漁叟集

宋之十一

十

矣氣漸渙散而莫屬則其難自解矣

讀書

今歲讀書山中始覺胸次浩然欣欣若有所得一切家累之
窮苦境遇之憂迫淡然忘之不知其何以至此也因憶予立
年以前所志在功名而屢試不達則不能無憂其後却微使
而就躬耕亦非甘之所就也則每私制其哀怨而不敢明言
以告人至於今而覺兩慮之俱冥但知百年有盡真我無窮
聖賢原於貧賤患難非常所遭之外留有一片餘地以待至
人之採取或至焉或弗能至焉而究之莫之能至者則亦不
與之言也吾今而後亦相安於無言而已矣復何求

黃子偶入章門以白版榜筆疇二字懸之通衢予見而疑之
以爲凡儼類者必以其倫今儼筆子疇則非其類也聞田之
名有曰舊者矣有曰奮者矣惟夫既獲既蒙稱極治者則曰
疇今子概以筆任之若能使穎爲犁乎使管爲勒乎能含濬
而浴土乎抑揮楮而樹生乎將師宜之奇不懸帳而懸柝伯
英之妙不臨池而臨畝乎其操理之悖也黃子曰吾吾荷
鋤以擾或不得食搗墨囊作斗大數字旋易粟以歸筆之爲
疇也捷矣何以相非也予益曰否否此非子之謂也子方投
棄柔翰爵慕通侯果欲邀長綢之粟則合修乃戈乎勵乃刃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七

七

乎長鎚具在安事毛錐今既投之以爲名又欲收之以爲利
此其罪與商君廢井田復思開阡陌等黃子於是怒曰噫甚
哉子何滯於所稟也子知筆之造端者何人乎乃吾蒙將軍
之所始也此其人帶甲則百萬壑長城則五千里名震西陲
功施後世威至憚矣文且彰焉筆亦何負於疇哉子雖執此
以終畝烏容議子于是听然心折曰誠如子言是果無以易
奪也昔吳翁有筆疇之書而荆川爲之序今吾子有筆疇之
拘而漁叟爲之說其實則異其名則同速營研隴吾將老焉

論

以分合爲變

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三代而下言兵者雖未能以本乎仁祖乎義而要其運用之微必有不可端倪類夫環之四周者而後可猝然以待應苟知已而不知彼知衆而不知寡知其一而不知復有其一焉寓之於無形將何恃以立國哉孫子之論兵也以分合爲變變之爲正乎抑變之爲奇乎夫用兵之道合則強分則弱似宜合而不宜分然合僅守常而分則莫測又似宜分而不宜合要之無定體無定勢顧其所以用之何如耳可以分可以合變之善也可合之以爲奇正亦可分之以爲奇正變之善也嘗觀之古矣有合之而變爲正昔秦人空國之師以宿將御之而鄢郢立拔不必分也有分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七

五

而變爲正者魯之四卿並出而晉而衛而曹各分一軍以禦之而齊遂乞盟不必合也亦有合即變爲奇信陵八萬之師倏忽奪入之所有是以結隊而前敵圍因之立退焉何嘗分也亦有分即變爲奇官渡之師曠日持久而不戰先分兵以掠其輜重而敵遂瓦解焉何嘗合也然此固各自爲陣而言也若夫即一陣之中有合而有分或奇而或正可以利則進亦可以不利則退其惟垓下之師乎元戎合全軍以壓其後而左右之偏師或分之以屬費將軍或分之以屬孔將軍以此蹙項而項竟蹙矣若夫合之不能正不能奇而卒以取敗者將秦百萬之衆所以盡墮於淮淝也分之不能正不能奇

而卒以無功者宋公立路之師所以難制夫西夏也然其所
以恃此者雖云化裁之盡善迺術也而非仁也謀也而非義
也後世之師即大遠于先王之道乎原其制勝亦當以仁義
爲本

大學問道

古之善治天下者非於天下治之也有所以端其本焉有所
以執其要焉正其本而大昕之鼓徵宜親也執其要而兩郊
之士負宜慎也親之以省善而化之所及者遠矣慎之以訓
儲而後之所垂者裕矣三代久安長治而無變容動色之警
者蓋于成均之學爲兢兢云旨哉大學之教賈氏以問道爲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七 十三

先也義何昉乎自昔家有塾黨有庠鄉有序非惟太學然也
然司樂司成之任惟大學專之司諫司教之職惟太學列之
師氏保氏之設惟大學尊之雖天子之子與公卿大夫之子
其學則同而其教則異故御左御右敬其官也惟天子之子
則然而他不敢與過闕過廟謹其趨也惟天子之子則然而
他復異是至於由小學以入大學則教之義理以養其心而
非僻無由入矣教之詩書以敦其治而偏端不足尚矣又學
夫學明德尊者以爲之師日與之相迥迨夫德業已成則雖
習之以文采亦以養其目也習之以聲音亦以養其耳也習
之以威儀適之以歌咏亦以養其體而怡其氣也虞廷之教

曾而直溫寬粟無非由此而成矣姬文之在官而問安視膳莫不由此而著矣休哉何道之隆也後世不正其本而或事于末不執其要而復務于煩則有任之以術數而遂流于僞矣誘之以刑名而更流于刻矣將何以善夫所治哉若夫三雍之地時修祖割之儀使夫胄子之聰明得以流通滌蕩因之漸進于中和由此推之天下則凡家有塾其爲家之長者得以訓其德行道藝焉黨有庠其爲黨之正者得以掌其政令教治焉鄉有序其爲鄉遂大夫者皆得爲人之師表而發號施令無非教事之所敷焉而其原則始于太學大學則先子承師而問道是豫教之所本也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所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七

十四

由也天下之所以久安長治而無動色之警也元良得而萬國貞理乃有固然者若夫教諭不早而直臣爲之進規釋莫有禮而羣工於焉作頌化導之機可不辨哉

策

圖書

自伏羲氏王天下河乃出圖遂因之畫八卦其後龜乃負書遂繼之叙九疇說者謂圖出于太古歷五世而洛書始興焉故易經數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意者圖爲是而書爲詳乎自漢儒孔安國劉更生輩始條分其說而唐宋諸儒有以爲神迹設教者有以爲其理不足信者朱子又謂二

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異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而不可輕議何也况圖之數終于地十疑有偶而無奇洛之數終于次九疑有奇而無偶易之數推于太極而乾坤之位乃定範之數攸以初一而五行之體已彰得無疑其異理乎究之匪異也圖終于十非有偶而無奇也洛終于九非有奇而無偶也蓋圖以奇爲體而用則存乎偶書以偶爲體而用則存夫奇一陰一陽之謂道至于生生而不窮若夫由易有太極之名此孔子之言義文未嘗言也今觀河圖之虛中而得太極之體焉至于洛書之虛中則亦猶之太極也况易之全數五十有五而書之五行五事也八政五紀也皇極一而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七

五

三德三稽疑也而庶徵十也福與極而十一也合之亦五十有五也故說者謂書即圖而圖即書則先後之異數不必疑而奇偶之異量不必泥顧用之者何如耳吾謂用圖者其始于芑乎得乎乾之爲元亨爲利貞而因之不息焉則全爻可以具舉矣用書者其本于皇極乎得乎極之所以爲皇建爲敷錫而遵之以不失焉則成數可以畢該矣反象以歸于理而理非虛跡反數以窮夫理而數非末術由一身以達天下貫古今雖云變化之莫測所以神而明之者豈非存乎其

哉

或云甯宿頓夫河漢于分野爲益州今河內上黨雲中其地也向之三度而縮者今且一度而虧矣愚謂經星分歸平九野甯有虧而不聞河內上黨雲中之地有虧也因私測其所由蓋參甯皆西方白虎之宿于象爲金戈主斬伐故黃帝以參應七將軍今宇內劍戟相撞者數十年頭顱斷落于荒野支節判解于重巖仰觀參位明潤踰于數倍大肩既吐其角芒左足漸入于玉井中央三伐酸酸爭燥則甯度之狹決非情度之狹也必參宿凌越其常分失之于太濶則此遂覺其狹耳志此以備愚者之一得

表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七

十一

擬釋奠

有道開天聆鐸聲而億響無爲應世睹廟貌而思度禮頌增于一牢駕收頌于萬乘鳳德雖衰龍驂勿替臣等竊惟庠分上下二帝之禮秩依然序列東西三王之規制如在安六俗于司徒惟敦教化繫九兩于太宰厥重師儒所以漢章登闕此佻達風高澤宮恒鞠爲茂草於焉威儀日破泮址誰從爲采莠遂使鴻都末學多引匪人兼之異姓小侯偏崇外戚未有如今茲蓋伏遇乃文乃武不勉不思天豈既縱其聰明人稱允作爲元后區區鳧繹東蒙猶致家丘之誦何況龍飛南

而安誠素王之尊乃猶聖不自聖願親身以先匹夫因之恭
益滋恭甘枉駕以謁宣父仗設黃苑見四科十哲之威聳儀
陳清道信五經六藝之知歸講尚書無逸之篇賜茶以待嫻
大昕視學之事擊鼓而徵隆哉重道之規至矣尊儒之念臣
等詩書無聞博約難誘佩一言終身仍慚端木讀半部論語
尚愧韓王幸值聖神之代欣逢酌獻之風伏願大哉冠乎古
今遠矣賢於堯舜觀曲阜之禮器搜蟲書鳥篆於孔壁之中
靖泗水之波瀾獲山經海誌于禹鼎之上從此配天光宅揭
聖道于方升代照繼離頌皇猷于允塞矣

擬耕籍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七

七

卯詔祈農美靈心于陽澤寅寅秩畝肅盛事於芳阡聽候駕
而載青旂喜溢東郊之色駕蒼龍而治錦籍榮添西苑之春
上下交營井疆胥慶竊惟八政之需曰食九職之任惟民食
既爲民之天則服勤宜力帝既作民之主則董率宜先所以
晨正農祥睿慮每周于綠野土膏覲動皇心用戒于朱紘商
高宗之於稼穡無不備悉其艱難周成王之於農耕莫不自
致其咨茹迨姬宣惰千畝之勞而後號公進諫漢文缺三推
之義遂使賈生上書賜三輔於嘉種僅屬虛文報九穀以生
成匪徵實效未有如今茲蓋伏遇德惟恭已政在養人從岐
嶷以參大工勳覃后稷因未耜以布人紀智擅神農每念助

法之當修遂及私雨式額內地之亘墾預有公田乃令甸師
而清畿更勅野廬以掃路獻種之玉粒敢煩后妃撰膳殖
之金科兼趨里宰或三推或五推或九推公侯卿大夫旋待
庶民以終訖曰萬及曰億及曰秭及曰秬黍稷麥菽爰暨小人
以知依聿見五輅鳴鑾草竊地竊如何敢九旌揚旆得陰得
陽以咸生臣等冬耕無益夏畦徒勞莫辨蘆葦于中田誰理
疆剛于下隲忍饑而待難酬紙上空餐量粟而春期飽天
邊之美祿伏願神行下豈不戀綺羅之筵恩被方州偏照流
亡之屋從此潤葉津條畫酣霖雨披雲滌霧夜見犁星則福
應並盛將茂金芝于九莖嘉瑞長臻并產木禾於六秀矣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七

六

祝文

祀競渡廟三閭屈大夫

竊以滔滔湘水長向朝宗以北流澹澹楚雲厚聽豐隆而南
捲惟風物之鉅鼎致文采以適皇才擅靈修忠彰義憤伏惟
瞥然誕降娣歸卿卓爾含英巫岫陽陸離四照匹鸞鳳春風
颺拂蕙蘭香景昭國族序三邦職修事奉表賢良三后精純
挹衆芳胡繩纒纒充貞剛芰荷衣曳芙蓉裳上官同列舌如
從憂愁放逐別君王九歌九辨發哀傷充耳褻如浪浪浪縹
馬閭風奚所將垂涕翻然解佩纒霏霏椒蔭墮寒江水邊捐
袂彭咸雙白蘋肆望渺中央東君河伯迓龍堂星薜雲琪五

色草俯視讒姦蘇冀巢招來幽魄羅情張露雞肥腿拒救嘗
凍飲寒羞飛羽鵲願君歸宴綺筵旁

騷體可追韓蘇
荔舟歌傳識

祀劉坊伍相文

竊以天經地設純孝感盞於羣心靖難匡邦貞忠素篤於冥
悃倘父仇而不報龍劍空彈縱君道之弗終鴟皮甘載恭惟
兩間正氣百代英風痛爲虺而爲蛇辨鑑人與鑑水慨自艾
陵之幸捷究爾蒿刈以無功信稽郢之行成我師不戒委華
登於簡服敵國聞謀莫莫天高播弄殷掌之上炎炎日長誤
信槃匱之供狐狸土而狐捐浪市美言獸駭矢而獸奔終淪
敗軌圭有命兮圭有命誰是昏王蘆中人兮蘆中人豈非窮
虎溪源叟集

卷之十七

九

士因風爭向感代馬之寒嘶同病相憐望鷲鳥以翔集負拔
舒勝越之大烈棄入卸滅徐之巍勳刷影東吳悲搖搖之價
葉枝漢西浙恠夜夜之濤聲伏望劍池未冷願駕素車以長

臨夫椒莫忘幸乘白馬而飛渡

湖間九澤百為英賦廉餘生而爲勝報論人與魯水則自艾
問而公而而不辨論論聖聖餘報也今飲華以文其始

東列英英振辟斷題聲賦以飾其子

西列英英振辟斷題聲賦以飾其子

賦

婺婦賦

吳姬待年衛妲方笄君家趙北妾住淮西照珠簾而婉孌步
繡閣而旖旎泛明綵於珍佩斂翠黛於修眉既花晨而莫厲
遂合歡而入幃飾流蘇之寶帳醉叵羅之金卮約信誓於旦
且永白首以相宜歲復年兮代謝志四方以奚家始辭妾於
中閨旋鳴鑄於風沙立轅門而耿介血尸逐而豪誇天子策
勲功數麟閣羽剪大如錦袍炫若門閭鐵戟肘前金雀傍封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一

博望威連虎落咎撻絳灌偏裨衛霍夜雨催花春風看博金
屋添衣歌臺更酌牙檣泛流鶉笙促坐月榭烟波井欄芍藥
麗灑駢羅珠象雜錯謂綢繆於歡遂詎倏忽而中離峰摧嶽
半月墜河低鏢蕙滅影飄雪沉泥紅褪香散白楊絮飛露襟
雨滴寒骨消肌玉經哭而難赦溫序死而不歸棄高臺之琴
瑟漆幽室之流黃掩麒麟之綉帶蒙珠網於瑤筐咲山雞之
獨舞淚鶴鴈而哀涼分鸞驚兮鐵羽別鶴怨兮單翔芳花媚
兮誰覩玉簫冰兮誰雙皎月明兮獨照金釭凝兮夜長鬢婢
盈列錦勝成行空嗟絃斷枉惜分香爲雨巫岫卷衣秦床感
桃側于弦望滋瀆蠹于帷芳譬王嬙其已嫁餘青塚以茫茫

似文姬兮遠道徒悲憤而浪浪羣申申而嗚予奚寂寂于空
閨顧予心其脩姱兮終不渝乎初期思先君而情最撫弱息
而聲歛寧錚錚而可碎敢庸庸而自韋縱河清之難俟矢貞
心於莫違雖絕脰而不視更束腹而堪饑步少原之荒坂思
痛切於簪者洗盆甌於龜下恤緯社於宗姬文母績而延季
姜氏滋而歸齊比截耳之令女亦斷腕如凝妻嘔血以號紀
慎正色而罵喬晞感惠風之梗概梁道韞之嚴辭張報怨於
強寇荀釋急于重圍貞蕤自秀勁幹方垂母邇霧露母指煉
霓望青樓而却步見冶容而過飛拂塵鏡而朝淚倚角枕以
宵啼守平平之故劍戒翩翩之易碁侍壯夫之有後終奮翼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二

于澗池金輿翠翟之玩魚龍爵馬之規酒博山前之轟黃雲
路上之碑反甲乙之第宅建戊己之旄旗歌鐘食邑秩進封
移將軍既貴捲土來歟問吾家之老婦亦欣欣以舍飴

火眼賦

恭承眸子瞭矣雙瞳淘埃洗障推霧出濛憑高眺遠秀外惠
中謂兵門之可登亦姑衍之能及胡勾漏之丹砂瀆山叟之
兩睫類櫻桃之色妍帶胭脂而雨濕不涕奚淡無憂曷泣汚
紅粉之羅巾漲青衫之素褶頰朝暉而暮靄勝駝峰之腫集
望連山如無樹瞻斷岬而若移日重輪兮非瑞天高朗兮蔽
氤怨關山之月黑帳驛路已雲迷秋毫大於馬體蠅翼等干

滄海遙揣黃白浪意高低長夜不旦曉色誰窺終混混而沌
沌亦仙仙而兜兜目兩赤兮已搢腰重黃兮孰幾俛首徒噓
沚毒奚支時有魚鳧主人告予曰此鬱疾也陽蒸於內閉而
莫泄陰翳於外蝕而愈癯晡晦徂暑纏綿迨秋靜息調神裊
氣潛收沃以流水矚微覲幽子佩嘉言惜別星周厥劑雖良
曷其滋休

虎溪秋匏賦

遂費敷陳

虎溪南園孤匏圓綴霜降木凋偏其沃若對客詰旨
欽異植之表美兮燦列宿而耀奇跨離珠以揚彩兮挹天津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三

而下之值春陽之載暄兮種玉罕于疎籬漸油油而澗露兮
信蒙茂于樛枝飲天和而致飫食地澤以能肥建始園中花
隨繞色萬石亭內翠綠紛倚綠根抱末結實垂垂鵠卵鉅似
藿蠟渺如遙瓠突碩邇徙潛滋彭亨夕漲毳綉朝披詎弱蒂
之易搖弗并保其離離方斯時也猛颺作傾澍過蜂螫蟻虻
蝨瘥剝落殆盡巍穎獨存葉布秋而尚密藤蔽架而恒勻將
掇摘而挂穩甫嗅味而苦噴遊客問曰虬蠶蠹籠今古攸幾
此物無用且焉置之主人迫爾弗覩所然顧盼生重布護攸
憐繫以苞桑糾以藟纏式罔所憑以全其天居于何有蔭于
無然殆夫冷露方滴嚴霜乍零金谷沍凍華地早冰瓢液中

枯乾蘚外呈施去聲

老芳蘿器堅紫瓶呂梁難險廣陵濤興嗟

衝波之無渡馴鼃鼉而未梁悲狐汜于未濟痛濡尾其傍惶
載愕然之五石憑流泛于蒼茫等濟川而齊軌優作楫以誰
量况復明堂旦開茅廟夕啟格神人於上下集萋直於皇鄰
太師撫絃協律操管夔倫審音牙曠登選簫鼓既和笙鏞以
間八音繁會缺一斯慢乃構河汾昭茲名寶列中而列篠孤
剖端而萌吹萬徹蘭臺而悄悄撼玉戶而曼曼儀鸞驚以辟
般佐魚龍而衍爛日云暮矣寡君綏矣載立停盼嘔啁嚅咷
紆徐弗散斯真驚曲沃之懸奇豈僅擷江東之長萐於是主
人酬客曰予知物之無用抑將以孰爲有用乎道彫俗說貴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四

脫賤貞佳葩鮮秬雜丹恒珍夜光零佩砥石惟親變化亡常
孰感孰欣青黃倏燼消息獨亂有伏而翔或騫而湮丹砂待
蒼華角移薪竈墮之衣陵鳥是國隱隱吟吟莫測其壤薄糝
迷瞳闔留所陳子知有用者之勝于無用抑知無用者之歸
于有用乎客顧啞然氣讐神愕敬謝不敏慰茲匏落

宛在賦

坐橫木之半間兮對東沼之漭漭以俄頃以淫淫兮暮決驟
其泱泱攻戶櫺而漸瀝撼覽鏡其玳瑁泛洪流于靜祀森巨
浸于回廊甫漂泊于琴几旋洞涓于匡牀侵石砌之苔蘚儼
萍浮而凝綠蕩書帶之蔓草等苜蓿以牽香細蟲纖而哺壁

譬水鳥之嘲啁蝸蜒怒而憑礎似龍蛇之偃翔微風起而仍
波輕杖搏而能揚走兒童之聒聒削木梯而操航疑漁火之
乍爍乃燄燄之宵行感握馬之頰斲欲涉坎而騰驤下薄帷
而搜帙嗟莓痕以浥傷倚亢床而煮茗靚烟水之蒼茫魚將
遊而近釜鱸不銜而來堂抗泥淖而沒脛乘輜櫂而循牆習
昆明而可戰戲潑寒而成狂既寢濕而非處豈鱣然之可方
予胡爲其汨汨兮匪溯秦川之曲采兼葭之蒼蒼詎伊人之
弗迪而宛然在此中央予將撤棟榱而爲簞兮續綯索以代
戩擊薨椽而事楫兮卦扉藉以成篷汎流光以上下兮駕驚
濤之湧洶泝黃河而窮源兮捫崑崙之層峰覽江滢之浩瀚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五

兮空岷峨而上從歷遙海之荒寂兮探幽島之奇蹤鯨人出
而獻琛兮神鰲俯而歛容盤紛紛其鬱悒兮屢挺擢而未已
駕長虹以爲梁兮浴咸池之碧沚斫扶桑之遠條兮構靈槎
之一葦天雞叫號而不可久羈兮將與縱纜乎牛津迓黃姑
與織女摘羣星于碧落兮納二九于懷裏飲沆瀣之潔冷兮
濯銀漢以容與瞰齊氓之雲擾兮倏散螻而聚蟻問仙艇其
誰同兮予有道兮友爲李

李仲美

撫斯景之良難兮敢敬陳其

終始

乙未春偕黃州門人蕭爰止及亨兒卜齋會城之東

湖上波旬驟雨几席俱浮聯館李仲美兄索賦此篇

亦以志一時淫潑之苦也

英巨山中紅葉賦

染就三秋面面勻纔扶絳女下形雲仙人嶺上芙蓉帳碧玉
筍中石榴裙臨水綵鸞飛未起自憐自舞還自喜翩然矯翼
向寒關零零星火夜流丹黃花應滅艷露穠幾摧顏霜中雨
後頗相見柿下楓前第幾班記得桃花策馬路金鞭繹絡權
無數如今照野動騶嘶千山萬山仍故故才人莫賦白蓮亭
好鳥休啼烏桕樹月下曾聞吹去聲紫簫燈前又見飛紅雨何
處交河萬里情不堪幾葉到離亭凝烟墜霧紛紛下朝隨龍
首暮太華丈夫有恨在天涯血淚盈盈同爾瀉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六

就亭賦

有閣山之別墅蔭竒窳之垂檐寓草堂而擯最探宛委以通
淹攬在華之風竹更憂秀而陰添孰渭川之涓涓寧庾園之
尖尖但寄懷于蔥蒨甫游意而中伙忽緣階祀漸歷西軒任
步拾級有亭翼然廣不尋丈制並茅椽獻奇表美百態孌娟
眇遙峰而色阜瞰秀壁以澄鮮緬羽人之絳節擁丹霞于偃
佺金堂誰闢玉戶誰延仙芝乍長雲竇滄然晴嵐若滴澗瀑
常懸雖隱見于露霑實聳峙于綸筵結遐想于物外幾汗漫
而忘言若乃通倚堞雉俯迫隍趾金川滙而冷冷蕭水注而
瀾瀾勢若抱而疑奔湍欲逝而旋泥菟筒盍以揚波亦澤淳

而環詭飛帆落影以浮杯檣烏刷翅于橫几噉竿擊榜歌起
拖回風譁絳纜鏗鏗吟溢乎鳥履別有野寺鐘寒罍師懼
躡荷畚平疇爭米晏市出入交加誰知頓委洎歛息而反觀
忽矯首而遐矚且扶桑而采暎夕咸池而光胸倚蒼茫而帶
碧絢原野而凝綠按銀浦之流雲捫玉繩而在握控五嶺之
蠻烟悵三江之禹桷乍戲鴻之颺霄歛文螭之走陸遠樹散
其繁葩修竹叢其樸樾紛窈糾以候顏咸竿眠而麗目信可
以蕩累頤物娛衷散顛者矣然其始也久蔽虧而未舒勤使
君之締構迨葺言而已三始繚覺而飾楚事無意于謀新力
不勞而逆陋乘倥忽之暫休將陶寫于邂逅或斟醴以焚枯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七

或命儔而嘯舊棲苞鳳于青桐與鷓鴣而並轡時刻燭以分
吟并引商而獨奏以視夫印水有賞心之建河南有婆娑之
名剎臨臯而跨滢侈垂虹以披荆喧囂雜選匪暢幽情詎若
蕭散之托淡泊之營哉當其雨翦爭鳴風翔時下則子美之
滄浪也新條漸柔佳卉欲蘂則端明之集芳也明月入琴新
篁盈塢則又輞川之臨湖也况憑闌而暫佇蔓沙草于荒洲
南淦乏豐樂之勝白蘋鮮漢公之遊值風期之凋察每撫物
而先憂濟凡民以匍匐酌淺深與泳游則茲亭之取義也深
矣而豈僅登眺之是求蒙竊泥焉乃援昔辭而爲之歌曰清
江見底草堂在思渺渺兮予從邁冷風兮徐來開衿兮時對

彼薄漱隘爲不足居者而豈如縱覽于無外

捫蝨賦

峭嶮之沫鱗息而生層構之墉草附而萌因星誕鷗感水成
鷺囊籥無因乘化則然晞沐朝陽解衣磅礴騰緣上下燥養
方作神女難搔俞跗莫藥始細蟻之蟄蟄旋蔓滋而橫踔藉
垢膩以成形掉繭絮以爲脚汲黃龍以治瘵頌阿房而縱樂
始入李虬之夢終作金子之惡應北陸而進首依坎體而盤
躩主人示客曰此物奚至其徒實繁潛極縫以代穴循肌體
而相殘吮一腔之熱血供厲吻之饕餐關茸驚乎宵寢鑽刺
逐于宴閔所以西京之士或烹肝而作賦三秦之傑亦揣摩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八

而談言巧夫貫于鳴鏑凶子驅夫葦綠聚小子黃門之首弗
紀其數遊大人白練之禪莫識其年菟蕩剔以無依兮而除
奸可喻嗟介冑之偶育兮而贖武堪憐嗜其腹駢其足則拂
相鬚而曾經御覽誑太宰而遂沮君前觸朝雲之運瓜等蠕
動以俱盡信商君之紀政與五蠹而齊編眞髡髡于下體亦
瀟瀟于刑綆幾同情于子羽詎君孝而平然纍纍乎結產龍
池之壁軒軒乎高偃曼翁之軒其猾如蚤其害若蜾亟下昭
侯之捕莫畏江令之綿雖龍圖之驕養誰爲爾耐任律師之
殺撲孰從爾援但剪惡之務靖豈斯類之能延比以南山之
勁楠澆以麗麗之溫泉湯浴既具泣吊漣漣客閩之曰子何

期之狹也從來以小視大者不盡以大視小者不明自吾與
子一受其形于天地惟能不物于物而後凡物有待焉既蟬
蛻之皆生豈虬蟻之獨窄任鳥飛于蒼茫憑獸走于荒澤食
栢者縱其香處頭者聽其黑狗萬類于勿傷不愈悠悠而自
得也哉予佩斯言爽然若失果物理之難齊豈愛刈之可訖
惟潔已以預防斯遽然于大化者誰復叢爲子嫉

虎溪對菊賦

別處黃花祇一叢此中繁會更何窮黼黻文章爭雜錯方憑
拮据擬天工魯似天工好帶露披韶藻蜂翅驚兮五色雲蝶
徑迷兮三曲島對鷗翎之翩翾見鴛錦之相抱戲玉毬而成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九

圍樓金雀而若娟別縮白疊之羅還舒紫骨之朶北海雲而
競妍映水蓮而並暴艷紅霞之熒熒笑金鈴之瑣瑣天與太
真之各地占鄧州之願其餘數葉結幹傲冷疑霜根移北苑
露飲南陽或秀荒隴或燦紅墻藉藉星鋪曷其有常况夫木
葉落而心悲寒花吐而色喜或倏悴而倏榮感物態兮蓂蓂
今年看菊到山家科徭楚楚亂于麻惟有寂寥陶令圃偏向
閨中服九華

靈谷醉月樓賦 并序

夫山雲觸石結細響于鳴絃黃橘驚涼應商飈而舞

籟况景物冥會音韻徐通者乎同人天刑子樓志陶

居賦詩飲酒籬菊分葩色媚于杏岫山鷄鳴鵲不樊
而翔集顧而樂之惟登覽之勝希焉乃闢後塾繚以
高薨樓成而名醉月靈谷在抱而俯瞰脩靈諸峰環
列而若螺若髻每朝嵐凝合則烟樹霏其英夕霽流
輝則星月皎其貌斯幽人之別致也乃命予賦其事
豈知太冲有構非假皇甫之靈士季多奇寧藉嗣宗
之論况予與子沉迷醉夢不忍獨醒第當廣謀麩檠
登斯樓也則銜盃邀侶帶影徘徊毋令明月獨舉可
耳何暇登長沙之堂而入文園之室乎顧乃強之賦

曰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十

旬櫟林之筱蔽紛紛頰挈而徑尋翳靈山以擷秀兮鬱崎嶇
而聳崑分五嶽于地軸耀三神于海滸司徒陟獻而考禮公
侯披榛而覓陰爰開甲第遂建名家珥華貂于帝里屏翠湄
于狹斜還玉關之都護競松林之鼓笳洎乎時移光靈未歇
士服舊氏人歌全節駕焚楫而虹縈起井幹而雲列曝紅暎
而著書掃殘霞而弄月臥元龍于淮海招越石于澣渤掛菟
履於扶光浴東沼而甫出聽胸臍于三五憑臄魄于初未暨
重樓而搔首倒玉缸以沈鬱攜元暉之新囊摅休文之舊律

既得句而人驚肯遊思而自悅菟子情其失俗兮等窮途之
落碌畏凌雲之袞袞怯冰臺之蠹蠹冷鴟鵂于荒烟泣鴛鴦

於寒墅複道顏兮長樂空萬歲零兮流澌渡詠江陵而輟吟
戲銅臺而罷呼啼平乘于桓翁嗤嗤委運于袁虎獨登斯而慷
慨照百尺而神怡濯羅浮之暮色湛緱山之素輝流花月于
春沼滌塵曖于娥池影參差于瑤樹光歷亂于金枝爾乃碧
海夜靜洞庭未波深谷旋其杓斗玉宇瀉乎長河爾酒既旨
爾殺既多翻羅裙而色污引輕調于陽阿酌溶溶之桃李飲
瀝瀝之芰荷斲流霞于桂馥喻露英于寒蘿俯微躬其藐藐
獨翔身而高哦酌沉瀝而助醕排闥闔而增醜白鶴馴其欲
舞而無月兮樓何月而不明月斟人而桓醉兮人酌月而常
醒明月幾時有濁酒聊共傾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士

青蠅賦

繫萬彙之芸生兮肖大小以成形各緣性而秉質兮期無忝
于舍靈滕或長而勿憾兮脛雖短而攸寧惟鸞鳳之至神兮
稟鶉火之真英羗負仁而揭義兮來遊君子之庭兼祥麟之
在郊兮由散種于歲星感視明而德修兮望西狩而垂精胡
巢鏡之無良兮既噬父而饗母泊鳩鷗之同夜兮更啖穀而
攫嬰斯固戾氣之所誕至于犢狡之稱最惜莫甚于糞蠅乘
東沼而騰聲者體有蒼蒼之色忍敗類而戕物者咸額廣而
身青是以書有景跡之號雅有醜翁之稱時結黨于旦市亦

于昏冥言其婪也若鳴鴉之不飾脂腐鼠而曰嚇似卿
之有戀甘朽帶而忘腥言其惡也染辱斯璠之寶聚集鼎
之珍揮塵尾而莫逐吮佳瓜而仍頗從詞來而集此濫吊
客而匪應言其穢也鄙露蟬之高潔樂曉轉與爲鄰嗜遺矢
以代修醜飲溲溺而敵醪醇言其譁也舌交亂于四國足糾
絃于千繩枉貞良而緝緝仇素修兩營備困極之變幻倚
簷棘而解懲疾勝凶鷗思擊黃鵠之翼細甚狼蟲憤噬仙鶴
之筋乘炎威之暫赫快呼羣以鼓翎忽金風之布冷漸蕭霜
之沍凝或投溷害以俱斃或隨煨燼而盡傾較蜉蝣而更促
等蠖螻而還輕曾視息之幾何時乃竟受其天刑嗚呼險矣

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十一

說毒矣哉彼么麼猶若此况卓然特立于世者寧免不幸之
遭逢鬼彈橫落于紙上貝錦發寫于胸中飛草陰以害太尉
投旛密以陷狄翁雖作歌以極汝柰反側其安窮近聞積陰
惡者多被震霆殛死倘報報其必反吾以訴諸雷公

虎溪二塾賦

彭城以南卯金之祠士服舊德攬延二師登堂元旦解職歲
除賫俸所入不濟鹽蔬東塾先生謂子西塾先生曰微子有
言子幾憊矣子幼典學長噪時名宜騁皇路音揚歷上京胡
焉汨汨伏驥無微牛衣時泣魚服鮮懲兒童饑色妻女寒聲
塵垢滿爪悲憤填膺破褐短布傲睨貴人微子有言子幾憊

矣西塾先生曰咄嗟子言幾誣徒也子不見夫沼渚之魚乎
方依藻苻即調酸醎其所藏者薄也若乃縱意滄海出淇溟
滓舒首尾奮翼鱗芳餌不嗜從容如此雖十牯之投豈能鈎
索而致哉今吾與子逍遙水澤晦善藏聲摩土以代食訓侶
以給饗可矣必欲糜好爵列朝榮雖欣志概之攸遂猶恐懽
悴之或隨即欲揭貨俸實鹽蔬豈可得哉東塾先生瞿然始
覺曰旨哉子言宜賦其事西塾先生遂搦管以待曰粵虎溪
之東注兮環流水以潏泐擅靈奇於天表兮萃雋又於玉堂
堂名東塾且開童齡載道旅進纘紛小子有造經明三字詩
帶玉富千家顛倒天吳小大謳亞西塾晨起襟連壁列諸子圖徽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七

肆成有德兩藝完缺百家闇明微言剖析或臥或聽分司異
尚同志惟興數學明倫首孝弟也敦詩說禮崇術業也驅夏
役楚收威罰也於焉薄馬融卑杜醇鄙王通抗胡瑗仰藐前
賢接迹杏壇牛疾旋瘳回壽惟百賜富堪宰由勇貫革求將
左師偃聞南國施以六尺之杖被以七倫之式歌焱氏之遺
風述桃天之利澤嬰圃射儀檀下禮則梁木常陰泰山不拆
斯云大業實惟至德賦畢東塾先生嵇唇而笑隱几默默西
塾先生懼曰視子寂緘豈子有遺行與抑追聖繼賢言大而
信誇歎夫士各有志何多讓也於是東塾先生瞪目而顧西
塾先生曰唯唯否否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樓下賦

崇禎辛巳春
遇襄變作

粵重光之獻歲兮駕予航以楚遊泛蠡湖之恬波兮歷柴桑
之環洲望大別之萃嶽兮溯潛漢之瀟流拜安陸之原寢兮

界峴首而纒舟過張公之遺祠兮

東之
先生

恫五王之舊謀弔習

池之歌吹兮樂山簡之未休旋寓寘於襄陽兮恣憑矚於遙
鄉注八君於儀想兮悵二德其茫茫俯白沙而瞻眺兮兼縱
睇于魚梁時歲凶而游饑兮猶冀獲于安康忽大盜之潛釁
今逢夷陵之橫岡涉千里而窺郡兮棄荆門而不嘗并日夜
以約謀兮頓伏發而烟揚倚墻垣而枕顛兮溢川渚而流腸
悵賢王之滅血兮主人雉經而悲涼灘倏踰于白鶴兮禍復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齒

中於樊疆痛楚戮以蔽天兮予安卜其死亡從長門而出郭
兮過仲宣之樓傷踏積尸其汨沒兮見賊貌之鴟張覓鄉舟
而托宿兮夾兩岬之矛鎗徐偷纜而下瀨兮望鹿門以昂昂
依孟公而托宿兮得脫險於办筮因噓吸于風霧兮夜暴露
于零霜王侍中之在昔兮亦離於山陽踐灞陵之古道兮
乃矯首而南翔雖寄慨于昭丘兮猶寫意於清漳登高樓而
四望兮尚消憂于傍徨荒吾生之不辰兮遽逆遇於陽九溯
樓上之顯敞兮痛樓下之奔走世未衰于炎祚兮身等斃于
殷姜依荊州而失羣兮投隆中而無偶噫中原之長治兮將
淪喪于敝帚誰秉鉞于巖封兮聽神州其棘莠凋壯顏之就

瘁兮憤雄心之掣肘願借劍於上方兮將殄殘而誅醜裂虫
尤於三塚兮磔天吳之九首返流離于耕桑兮醜君父以牛
酒哀桃根之乏噐兮空啜啜于予口已焉哉天降喪兮不忍
言人愁絕兮欲問天何處繁華即青草每芊芊

仲宣樓荊州襄陽並建其於陶牧昭丘長州曲阻論
之詳矣故今楚誌斷以襄陽爲劉景升所治駐宜城
而討諸叛據漢川以臨中土幾十五年繁寔久於慕
下今固未遑辨也但即予倉忙脫死之狀前賦於漢
川而失之追而補此使後之悲予者甚於悲仲宣之
所遺也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十五

酒賦

噫吁阿瞞如鬼獨酒禁之爲嚴北海真仙偏樽空之足懼是
則縱酒者壯夫之豪舉節筇者險情之細矜予寒抱甕飲勝
巨鄒九州麴漬八藪薪燒缺舌不問長蘇萼綠華之仙人久
離榻下種花已閤司馬紅綃曲之善部遂遠梢頭胸淤塵垢
恒滿數斛膺填悵愜奚營充厥悅春江以莫浣決黃河而難
淘洗胃無灰剗腸乏刀形神贖贖銷刻肌膏沃以屠蘇佐以
蟹螯歌殘正氣讀罷離騷素笈方放綠醕常滯醉天上之雪
乳啜人間之玉醪形開神復真氣陶陶幅巾野嘯聲振林臯
一代頑隱以遊以遨登棧車而或墮倒玉山而能擎几設常

尚許飲恒盈浮白助醪醴解醒相歡也或相泣自吊也亦
自傾理亂不識得喪不櫻年壽有盡榮樂徒爭何如一卮了
此生平於是濁醪愈引青清頻營餽弄月擁秫高雲淋漓
金盃狼藉琴樽修我家牒追伯倫爲從祖將予族禮序公榮
爲旁昆諸君作監邊幅矜存怒予沉酒裂背反唇張目薄視
抵攬予禪予將出掌酒泉感三株之瑞草歸殯陶土化千莠
之釀盆

初秋賦

三伏將末職謝炎官二氣潛吹令令辛味未驚搖落先傳怨
女砧聲方厭沁瀼徧蘸愁人筆底遂賦曰新爽來於宵榻兮
亮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十六

隔曝見乎朝暎雲峰飛而掃淡鷓鴣啄而西屯天高高其碧
色月皎皎兮淨塵風掃戶而始冷雨滴幌而漸頻遙山傳其
若翠潭水綠而無波紅稻登壠白露流柯梧桐解葉蓮蓊藏
荷桂含藥而秀密梨翻谷而婆娑砌蟲吟兮響細樹蟬噪兮
聲淒舞庭中之夜鶴鳴野外之少雞鴈傳書而尚杳燕辭主
而還稽搖輕盈之小簋衣霧縠之單衣晚步南畝晝偃北窓
攝以靜致納彼微涼有客叩門樵青候之折我園蔬傳以磁
卮步兵導飲中散彈棋少陵獻賦青蓮咏詩谷似盤谷溪類
愚溪豆棚棲息蒲架追隨高論陰古閱忘是非不知忌諱竟
昧時宜坐移偶散傾榼掩扉形神兀兀齟齬垂垂侶麋狎鴈

保此知希

聽蟬賦

鳴蜩抱樹亟見霜華歸鴈銜蘆方驚寒食甚矣細大之原油
然應感之役也爾乃春陽謝未明升芳舜榮而啼烏夜宇靜
而流螢田螟降瘁已飛蝴蝶水蟲寫字忽點晴蛉爰有蜩嘲
唱徹炎天小者名嶺大則云蟬棲玉樹而高翔飲沆瀣而潔
鮮妝鬢明于素女危冠表乎朝賢當夫筵開亭午笛動朱唇
摘荷花而催鼓染石榴以成裙繚繞觸緒彷彿微聞致足樂
也或渭川千畝行徑蒼涼槐影一陰靜息無暑發新響於繁
枝迎幽人於遠圃神理相導悅情斯舉矣若乃登高望別臨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七

水送歸四嶺松楸時傳逸籟隔屏楊柳忽播清淒譬宮商之
無累復何能以暫離未免有情難遣此矣又况榆葉隱而諫
楚斑絲織而悲潘愁心引於西陸羈思動乎南冠也哉聲音
之道感人深矣蛙園數部依然鼓吹帝江一聲宛如笙磬予
泥首咨館似夏蟲難以語冰孤憤塵埃宜秋蟬默以效靜第
天懷縱發即所感而遂道寧神不櫻凡有聞而必應故於是
聲也既鼓翅以長鳴願携酒而往聽

楓落吳江冷賦

眼本題韻
寓金陵作

概物理之潛禪鼓萌兆於幽宮或暄華而俱蕩或紀玄而並
窮識天陰于瓶凍悟律改于條楓唐蕙解而節易凋梧下而

秋逢嘆白楊之早瘁奚黃草而長豐荃有香而必委椒雖烈
而難容洞庭辭其木葉漢潭欵其緒風是以南陵之俗雖有
藉于梅冶比固之嶺恒懼摧夫蘭叢爾乃泛予航于中流值
吳會之蕭索望碧江其若帶翻洶浪以如帛乍命駕于徐庾
旋肅侶于嚴樂歷廣陵而淼溟盼霰澤其翕漠時舒節以浩
歌並臨津而灑酌渚回颺而振蓬坼驚沙而駭籜顧萬樹之
青楓羣交枝而橫錯曾鬱葱之幾何忽變容而漂落掩斜照
以離奇流鮮霞而灼爍縈迴禎穢翔紆丹壑染萬斛之臙脂
攜千濤以紅萼映江妃之珮環媚神女于溟洛於是朔風響
蘋粟烈寒呼颺颺地肺震撼天吳五陵之露漸結三河之冰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八

七

已鋪盼寒雲而夜泣憶蜀雪其朝濡况夫綠影澄楫浩瀚滄
江浸陽炎而無暑詎凝凌而弗涼檣烏歸而羽息菰鴈叫而
聲降漁人縮首于秋浦俠賈欽臂于櫓艤塊周遊而弗樂兮
慘寒慄之迫景顧揚帆而上汴兮迺吳頭之舊境入既渚之
彭蠡兮緬豫章之森挺孕七載之芽蘗兮竅百圍以號猛布
華崖而葉密盤沃壤而根輦貞時遇而不彫匪風霜之易青
人憩其陰地載以永樹無時而不榮士無行而不整薦憑陵
而英英具修懷而耿耿戶添春柳之垂野秀冬靄之鬱豈江
波之墜槁堪齊勢而延領嗟夫天不爲惡寒而輟冬又何能
即燠而辭冷惟代謝之無常發至人之深省公子徒感於琴

